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二十六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二十六卷



本輯主編：繆文遠

副主編：徐麗華

張振興

辛佩峰

新學
社
出版

本卷目錄

蜀中廣記

中

〔明〕

曹學佺撰

.....

【明】曹學佺 撰

蜀中廣記

中

蜀中廣記

《蜀中廣記一百八卷》，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明萬歷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五年）進士。本書以《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之史部地理類《蜀中廣記》為底本輯錄。原書成品尺寸為三十點五厘米乘二十厘米，版框尺寸為二十二點三厘米乘十五點三厘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槐

編修臣程嘉謨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本

庶錄舉人臣曹鼎祖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四十二

明 曹鼎祖 撰

人物記第

川西道下

成都龍安二府

六朝

何安字棲用，西塘人。父細胸，胡通商入蜀，家郫縣。遂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為郫人。安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

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安應聲答曰：先生姓顧

是菰頭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與之十七，以伎巧事湘

東王，復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

才，位青楊巷。安往，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

楊何，安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

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問儒者。庾之對曰：后與天子

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安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晏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安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威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安更相訶詆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安考定鍾律安又上表大畧言尚正聲放姦聲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安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惟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自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隴州刺史時有員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筴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歲勒于州門外在位三年以疾請還尋為國子祭酒卒諡曰肅羅研字深微成都人有文學為梁益州刺史鄧元起屬吏會蕭元藻以私憾殺元起而誣以反研詣關訟寬上贈元起征西將軍後刺史蕭恆聞其名辟為別駕時羣盜大起或嘲之曰蜀人貪禍樂亂一至於此對曰蜀川積弊實非一朝今百家為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而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吏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怪者若家畜五母雞二母瘋牀有百錢布被既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接館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後為散騎常侍

衛文昇資中人山獠作亂文昇平騎造其營諭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十餘萬上大悅以為遂州總管

唐

朱桃椎新繁人澹泊絕俗故表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

長史實執見之道以衣服虎帽鹿鞭過若鄉正妻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麻冬緋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滿蜀米茗置於其處各自取去終不與人接其滿屨草系細環結促容人爭躡之高士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語不吝瞪視而去士庶拜曰祭酒其欲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科條薄賦斂清靜以養其民蜀郡大治每遣人存問桃推輒走林間自匿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人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適還客于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流入于腹適生白於彰明縣因以白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瓌為益州刺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特異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好施更客任城與孔舉父韓瑛輩裴政崔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

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其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頤其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燕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士素貴倨太子呼為兄諸王公稱為翁而白以廝役視之甚以為恥摘其詩語以激怒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傲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璵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未幾永王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避升州一見郭子儀而奇之謂必能立蓋世功子儀犯法當死白營救得免至是子儀以百口保白不反且請解官贖白罪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又為仇人所搆繫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十赴河南

道潯陽訪白聞其在獄釋其因而辟之以為叅謀未幾辭職往依當塗令宗人李陽冰代宗立召為右拾遺而

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溪至姑孰悅謝

家青山欲終而宅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

范傳正往祭其冢禁樵採又訪公後裔惟二孫女已嫁

為鄉氓妻范召入見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

青山欲與謝玄暉為隣頃葬東麓非其意也傳正為改

葬之立碑焉欲以二女改長仕族女曰孤窮失身命也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再改則非人倫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傳正歎息久之

沈如珣崇慶人性至孝母嘗患消渴非時思食桑椹遍

求不得定求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遂愈後母亡毀瘠

廬墓有白鶴來棲墓上天寶二年旌其門

王先成彭州軍士景福元年王建圖彭州急先成度建

詣將惟王宗侃最賢因往說之宗侃以白建建大悅遂

解圍民得歸業先成後為刺史

孫逢吉成都人博學尤善毛詩孟蜀時為國子博士檢

校刻石經于蜀學同郡林罕亦擅文學著說文三十篇
目曰林氏小說附刻于學宮

宋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宋初登第知吳縣與長洲令王

禹偁相唱酬傳誦蘇杭間後並召赴闕太宗試其文以

為著作郎直史館會有詔求諫言處約因論三司之制

非古請依六典舊儀以錢刀粟帛莞櫛度文之事分任

二十四司可以集事不然則金部倉部安知儲庫節藏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之盈虛司田司川孰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

久生弊況就三司之中更復分置僚屬則愈為失真故

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之為便也久之受詔巡撫荊州

路淳化中卒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十卷題曰東

觀集

梁鼎字凝正華陽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累遷殿中丞

通判歙州徙知吉州以強幹特賜緋魚犀帶記其名於

御屏淳化中上言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政業七八分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

王永華陽人爲右補闕吳越納土永受命往均賦悉除無名之算太宗詰其多死永曰使新附之民蒙天子仁恩臣即得罪死不恨矣太宗大悅永孫罕

王罕字師言以陰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者多不以實罕以暇時履畝圖其高下及所至按圖驗之皆不能欺時范仲淹在湖州奏下其法于諸州西方用兵每

料箭羽於東南富室預選利刃價薄騰平月下令官

自積以輸軍官民但出錢佐費遂不爲惠累遷戶部判

官受詔修太宗別廟中貴人遂因慮村吏造罕不聽但

飾其丹漆易一樞省絹錢十餘萬出而廣求轉運使陳

智高入寇罕適行部潮州歸至惠州惠之惡少年方謀

舉機爲盜罕因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入三老發里民爲

兵各二百人有方畧之士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

之無有應者會有羣盜攘奪婦人釵珥罕悉捕斬以徇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曰此皆三老發爲兵而不肯行者耳於是里民皆恐得

兵六百餘人尉部弓手亦至數百遂大振向之惡少年

皆隸行伍亡敢効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旂順流而下至

廣登岸營于東門智高相去三十餘步竟不敢犯罕徐

開門而入賊遂解去是時南道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

提點刑獄訖柯乃迫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柯受賞罕

補監信州酒稅卒復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而懷

宗旦復據險聚衆罕乃呼宗旦子日新諭之曰汝父內

為交趾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何不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使知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刑威而制斷如神監司上其治狀勅書褒諭賜絹三百疋以光祿寺卿卒兄子珙珪珪少孤教養於罕及貴罕與之書每以盛滿為戒云

王珙字若玉少善詩歌以進士起家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嘗侍晏太清樓帝命諸臣作山水石歌珙以稱旨褒賞通判舒州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一

會職職請服未報珙遽發公祖以身任之不敗累守也累遷龍圖閣待制出知江寧府先有兇徒數縱火為姦利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珙乃作賞捕之法盡得而誅之大患遂息官終判太常寺以禮部侍郎致仕珙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師尉傳以沽名卒以待客澗暑致謗然終不恤也卒塋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窆蓋異數云

王珪字禹玉珙從弟也弱歲奇警珙請其賦而歎曰騁

騁初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以進士甲科累官直集賢院接伴契丹使先是非使入見必以盛服至是乃欲便服給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進翰林學士先是三聖並備南郊而溫成廟享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曠乎享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名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授旨不可明日請對而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故天子稱天以諱之制謚于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謚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之禮珪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稱大國執政不可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遂至入相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二

陳克成成都人雍熙進士及第真宗時刑部郎中詞學典瞻性曠達善談龍勢利澹然臨終自為墓誌

李建中成都人太宗時進士累官太常博士表陳時政終判太府寺建中性簡靜恬於榮利善書札篆隸

句中正華陽人孟蜀時舉進士歸宋補曹州錄事參軍中

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所不工太宗時嘗獻八體

書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詔詳定篇韻及雅熙廣韻

郝遵成都人幼好學以寒餒為憂咸平中蜀亂賊求

書生授官不從者遵詞氣不屈賊怒引出斬之臨刑

三問終不改操賊乃釋之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二

任玠成都人通五經緯候音律琴奕丹青皆得其妙真

宗召試學士院玠撰詩一千二百韻以進賜進士授汝

州團練推官玠具野服捧告身詣登聞鼓院納還而歸

李定邛縣人好古力學志不願仕養二親以孝聞累舉

孝廉不就日以詩酒為樂自號虛舟子蜀中累值兵火

總籍不完天禧中詔天下收集書籍定率先投牒監中

羣書多出其家

彭象宇利建華陽人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

閣東獨西望慨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

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西歸久之以薦試館閣校勘

因辭還家後歷秘書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

蜀人亦鄉郡自東始官終翰林學士仁宗嘗召象論曰

卿先朝舊臣久補外未嘗自言何耶對曰臣生孤遠自

量其分耳帝嘉之及乘病勅醫診視賜以珍劑卒賜白

金三百兩象質重寡言不事生業聚書稿餘卷皆手自

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將命而文辭少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三

工先是開寶間成都羅居通楚母盧墓有甘露芝草之

祥大中祥符間資州黃德興躬自負土以葬其親甘露

湧於墳側及乘塋父亦有甘露降於墓栢人以為孝感

云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少有異才潛於名利薛奎守蜀一

見愛之館于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

趨府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

入蜀何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

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西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而主司妄以為失韵補校曲人為憤鬱而鎮處之晏然遷起居舍人知諫院上言周以冢宰制國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十四

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用為便契丹使至虛聲示強大臣益募兵以塞責言備天下者莫如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殘民養兵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矣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許以要譽鎮獨務引大體非閭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皆不論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及執

中嬰妻皆殺侍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方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犴獄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乃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非堂陛也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禁西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至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于御臣之術為兩得矣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嬖倖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鎮獨奮然請擇近屬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十五

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疏奏文彥博訊其何不謀于執政鎮曰若謀而不可是豈得以中擬乎章屢上不報執政以其希名干進鎮貽以書曰凡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不死職當死亂兵此乃擇死之時耳又何顧於希名干進之嫌哉及疏下中書鎮又言曰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以付中書是欲大臣奉行也而大臣畏避設辭拒臣者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夫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十二

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非除鎮撫侍御史鎮固辭執政諭之曰今者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論事者當以是非不以難易若論今日難於前日則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鎮見上而陳者三上章者十九積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院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官職然每因事未嘗不中前議及英宗既立詔議追尊濮王典禮而鎮所議與兩制臺諫不合復詔禮部檢詳時鎮方判太常寺即率其屬上言曰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其父客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于濮王則其失豈特漢二帝之比哉凡稱帝若考若廢廟者皆非是執政責之曰今方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而即以聞者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神宗時鎮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通政銀臺司會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于盛漢最為近古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十二

為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喻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之矣豈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詔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亦封還帝乃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又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遂請解銀臺且云今之言青苗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雖然此什百萬絕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也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盡其水也疏凡五上多指斥王安石大恚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鎮得請告因以表謝其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乃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息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斯可矣若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哲宗立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時首建發
儲之議因拜端明殿學士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固辭
改提舉崇福宮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
年八十一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鎮生平與司馬
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宋之歲取士減任子及甄
別宗室之賢者以補外官皆鎮之本議鎮清白坦夷
遇人以誠而恭儉慎默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
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每奏補恩澤先宗族而後子孫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九

兄鉉卒于隴城鎮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遂徒步求之於
兩蜀者二年既得而驗之曰吾兄胸有四乳是兒亦必
然已而果四乳乃名曰伯常鎮少學於鄉人龐直溫直
溫子昉卒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鎮之
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而契丹高麗咸誦其
文少嘗作長嘯却敵賦晚年使遠道人相目曰此長
嘯公也後每使者至遠必問蜀公安否

范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舉進士第又舉才識兼茂

科治平間水火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昔漢哀帝
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郡國二十
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禮也若宜殺
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悖則人心失而天意
睽喪異所由以起也熙寧中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川
東利梓路刑獄熊本裨將賈昌言欲殺降夷爲功百祿
諭之不聽仍往諭本本翼然撤止乃尋召知諫院是時
方行實法許告匿戶百祿諫曰許人告許人將爲仇然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四十二

九

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累遷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
回河故道呂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
仰而河勢順下必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
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
之險限今塘淤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曰塘
淤有限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
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況先帝明詔奈何動搖事乃止
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下

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奸邪以類相反二十餘條頗緊斯事以觀其情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勛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司空聞上曰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趙鼎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分祭者三代之禮也成命所謂祀天配地均祗此詩是猶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推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祀為恭於是乃各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而溫溪心虛實未可知無譽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達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為必爭之地若賊騎時出我何以畊雖欲棄之為費已甚帝皆從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

范祖述以蔭知鞏縣有南山水為志祖述導之入洛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下

遂得安流文彦博稱其能再知合州奏罷黃母葛子之貢主營西京御史臺命靖康之難避其汝川汝州守趙子隆龜與其守募兵定賊為必死之計於是營都皆陷惟汝得全

范祖禹字淳父一字夢得祖禹將產母夢一偉丈夫入寢室自稱漢將軍鄧禹遂以為名祖禹少孤撫育於叔祖鎮因而自傷每歲時親朋慶集輒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不預人事登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於洛凡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作相其弟安國與祖禹友善每諭以安石愛重之意祖禹終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杜門謝客獨厚祖禹接待無間及疾篤授以秘疏大抵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弼卒祖禹上之神宗時累官著作郎兼侍講哲宗既立祖禹上疏宣仁后其畧曰即吉方始服神一新皇帝聖性未定規儉則儉親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勳宜有法又以有詔夏暑罷館閣復上言今日之學與